



起点中文网金牌畅销书作家强力出击
继《典当》后又一部淘宝发财小说

黄金手₇

赚钱是一门大学问

罗 晓◎著

鉴宝识玉黄金瞳，点石成金黄金手。
夜明珠，和田玉，倾国倾城价无俦，
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
与尔同销万古愁。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黄金手⁷

赚钱是一门大学问

罗 晓◎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金手.7 / 罗晓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13.7

ISBN 978 - 7 - 104 - 04037 - 8

I. ①黄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67002 号

黄金手.7

责任编辑: 吴淑苓

美术编辑: 彭路军

责任印制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出 版 人: 樊国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网 址: www.theatrebook.cn

电 话: 010 -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58930242 (发行部)

读者服务: 010 - 58930221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(100097)

印 刷: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26

字 数: 300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8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104 - 04037 - 8

定 价: 39.80 元

版权专有, 违者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

船王家族风光背后危机四伏，争夺财产亲情泯灭杀心顿起 / 1

被护送回家以后，玉琪把整件事全部说了出来。玉长河一双眼低垂下来，玉琪说得是合情合理，按照自己对小女儿的了解程度，她没有撒谎。而且她的确没必要撒这样的谎，玉祥的公司现在已经归她管理，她不可能因此还去害玉祥啊。但此事若是真的，那这个儿子就太令他失望了，能对自己的亲妹妹下手，那真是狠到了极点！看来自己平时的偏袒把他给宠坏了，要是自己再把财产分给另外三个兄妹的话，那是不是他要把自己也干掉了？

第二章

黄金手货真价实贡献大难隐身，东海船王耍诡计欲白捡赚钱机器 / 20

一千二百万的大数目，玉长河是万万不会拿出来的，万一胡云拿了钱自立山头呢？玉金山并不知道堂哥玉长河是这个想法，继续说着：“要真正留住胡云，最好能让他拥有一点渔船的股份。”其实这想法玉长河有过，但想想自己挣到这些财产可是花了近二十年时间，头发都苦白了，又不禁咬紧牙关。这胡云还是小青年，日子还长呢。玉长河现在唯一庆幸的是，局面还在自己的控制中，不管胡云有多大功劳，挣来的利润都要归自己的，愿意给胡云多少钱那是他的权力。提成是可以有，但提多少可不一定，一千万也是提，一百块也是提。

第三章

渔船上设赌局自己人骗自己人，黄金手巧妙设计让老千自掘坟墓 / 40

福贵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股脑地把钱捞到自己面前，几乎所有人的钱都在里面了。激动之下，福贵把衣服脱下来，把所有钱都堆在衣服上，卷起用衣袖捆了起来，

然后笑呵呵地拉起周宣，和他回到房里去分钱，只留下福宝他们五个人在身后争吵不休。此时，福贵心里乐开了花，本来是想福宝、福山、老江也都跟着发发财的，但他们偏偏不看好自己，不押自己的注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在现场中又不能把实情说出来，万一关林和玉强反应过来，这钱可就赢不到了。

第四章

赌场得意渔船昏沉沉驶入公海，华裔黑帮劫持渔船只为沉船宝藏 / 60

毛峰骂了一声后，随即命令手下把周宣扔进海里喂鱼。在毛峰看来，周宣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只是一个心智不全的白痴而已。周宣嘿嘿一声冷笑，却见那七八个人在得令后，只稍动了一下就统统呆住了，仿佛是中定了身法一般，谁都无法动弹。周宣更不多话，一言不发地拦腰搂着他们，一个一个将他们从船舷处扔了出去。而八个人也丝毫不反抗，任由周宣将他们搬起来扔下海，甚至在被扔下海的时候，他们连持枪的姿势都没有半点改变。

第五章

百年家族神秘凶器被曝光，劫持未遂反被劫持真窝囊 / 80

毛峰脸色难看起来。周宣明显是给他漏了一丝风声，他可以放自己一条生路，而若要反抗的话，那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是跑不掉的。毛峰知道，这个普通男子一点也不比传说中的屠手差，如果不配合，自己可能马上就会被点了穴扔进大海里淹死。唉，只怪自己太倒霉，随便在大海上拦截了一艘渔船，却碰到了这么个恐怖的煞星！看着周宣淡然自若的表情，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，也不敢确定他到底知道不知道火陨刀的秘密，若说他不知，他又怎么猜到自己专程来找这柄刀的？

第六章

百年沉船深藏火陨终现形，艇毁人亡海上漂流遇救星 / 101

毛峰惊讶地发现，光亮闪起的时候，箭鱼身上的伤口竟然是用肉眼看得见的速度在愈合着，而箭鱼充斥着死气又异常凶悍的眼睛，此刻正狠狠盯着他。毛峰吓了一跳，看到箭鱼长长的尖嘴一上一下活动了起来，腹中的白光越来越盛，难道它腹中有什么古怪？难道是火陨刀？！一有了这个念头，毛峰就毫不犹豫窜上前，径直掰开箭鱼的嘴，往它的肚子里掏去。随着“哗啦”一声，一块长约一尺、外层被鱼肠包裹着的细长形物体被掏了出来，还闪着诡异的白色光芒。而那箭鱼却顿时呜呜一声，尖嘴一耷拉，眼中恶狠神色也消失了。

第七章

魏小姐施以援手救助失忆黄金手，傅美人逼婚抢亲周宣逃亡摩洛哥 / 119

舰甲板上，两名持枪士兵向一个漂亮女孩敬礼道：“报告首长，船上没有发现一个活人，全都是死尸！而且，船上的所有仪器设备都已被损坏，驾驶舱损毁严重，不过船外身并未遭到破坏。”那漂亮女孩子点点头，另一名士兵又向她汇报了另一个猜测，这条船来路极其神秘，从船上找到的线索和资料来看，没有任何明显的标记说明这船的所属来历，而那些死者身上也找不到任何身份资料。漂亮女孩子沉吟了一下，然后摆摆手道：“周宣，现在需要你把这艘船毁掉，这样，就可以把所有麻烦都处理掉了。”

第八章

魏美人枪法纯熟令众人瞠目结舌，黄金手退隐其后为发明异能子弹 / 143

魏晓雨面色一沉，当即几步跨上前，单手拿起枪械，先噼里啪啦一阵拆了，然后又极迅速地组装好，再咔嚓嚓上好弹匣，对着一百米外的靶心一连把手枪里的子弹一次性打完，瞄都没瞄一下。然后就扔了手枪，把面前所有款式的枪支都装弹射击了一遍。魏晓雨的这一手把胡山等人震得目瞪口呆。因为他们发现，她这么快速地把子弹射出，并不是盲目乱开枪，每一颗子弹都射中了百米外的靶心。魏晓雨射击完后把枪一扔，淡淡笑道：“我的枪法是跟我丈夫学的，你们还是跟他比吧。”

第九章

摩洛哥亲王心惊胆战遭刺杀，穷凶极恶连环袭警无人能敌 / 166

因为那名杀手，图鲁克亲王这几天都不敢应酬，那杀手给他的惊吓实在不轻，比以前的任何一次危险更让他惊心动魄。整整一个星期他都不敢出去，一直是心有余悸。直到第八天早上，警察局的朋友告诉他，在搜查周宣提供的搜查目标时，在拉巴特的一间国际酒店中还真遇到了这么一件事。不过，警察们刚要进入那人的房间，大祸就发生了。四名警察刚一进到房间里，就被突袭打死了。大批警察赶到后，袭击警察的凶手已经消失不见了，而且在被打死四名警察伤口中，没有检查出子弹和其他让人殒命的原因来。

第十章

杀手爆破弹同归于尽，周宣遭突袭精疲力竭 / 187

突击队员汇报说杀手已经给打死了，所以现场的两名指挥官都以为那个杀手是死人了，但翻过杀手的身子让他脸朝上以后，却忽然看到那杀手睁开了眼睛，伸出右手按住了左手腕上一个手表模样的东西，那东西立即就亮起了几个红点。指挥官以及突击队员都觉得不妙，其中一个突击队员赶紧蹲上前，准备把那个东西拆下来。杀手惨

白的脸阴阴一笑，咧开嘴冷冷地说了声：“没用了，来不及了。”话音未落，那手表模样的东西就爆炸开来，一股熊熊烈焰狂怒地喷涌出来，呈三百六十度方向迅速散开，热浪过处都化为灰烬。

第十一章

追杀黄金手只为找出真相，美人哭又闹亡命也不消停 / 208

傅盈一边在伤心痛哭，一边在努力开着车，但身子突然被周宣双臂环绕住，不禁一惊。虽然周宣并不是在搂抱自己，而是抱着她开车，但这种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过了，这一下傅盈全身都发起抖来，周宣那手臂上传来的体温和力量让她陶醉，在这一刻，她宁愿时间就此静止。旁边的魏晓雨见状忍不住恼道：“你们不想活了？咱们三个人找个悬崖开下去算了，一齐完蛋！”周宣此刻自然顾不得魏晓雨和傅盈之间的争风吃醋，一边开着车，一边又用异能探测着后面两辆车的行踪。傅盈却任由周宣搂着她开车，还狠狠地踩住了油门。

第十二章

杀手按动机关瞬间就将爆炸，周宣听天由命拥抱旧爱新欢 / 232

就在周宣惊慌错乱的时候，一个杀手果然按动了手腕上的机关，两个爆炸物眼看就会在几秒钟内爆炸。周宣哀叹了一声，天要灭他们，那也没有办法。此刻的他已经不可能再抵挡得住这两次剧烈爆炸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傅盈和魏晓雨并不清楚现在的情况，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就将在下一刻结束。只有周宣探测得到，那两枚炸弹一秒钟之内就会铺天盖地爆炸。周宣索性闭了眼，一手搂了一个女孩，不管是旧爱还是新欢，不论和她们有着怎样的往事过节，很快都将在一刹那中灰飞烟灭，那就随它去吧。

第十三章

九龙珠破碎周宣恢复记忆，做诱饵设毒计毛峰想渔翁得利 / 251

一想到毛峰，周宣便有种阴森森的感觉。本就不相信他的话，但现在记忆恢复后，周宣便知道，这家伙要和自己联手的意图是真的，只是联手意义却不是如他所讲的那样。事实上，毛峰是把周宣推在前边，让他做诱饵，以此把屠手中的重要人物引出来，两败俱伤之后他再捡个渔翁之利。对于毛峰来讲，最好的结局就是，用周宣超强的异能引出屠手中的真正的幕后黑手，等周宣与他拼个玉石俱焚以后，他就不费力地捡个便宜。周宣此时自然想得到毛峰的意图，但他现在没有选择，便是让他粉身碎骨，他也得救出傅盈和李为。

第十四章

亲王亡命中国临时抱佛脚，周宣仗义出手为人解危局 / 274

之所以跟着周宣来到中国，因为图鲁克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屠手的追杀，但实际上，屠手组织被周宣和毛峰联手重创过后，一时也不敢再招惹是非。毕竟，能将屠手重创到这个程度，其中还有两名兽族一死一伤，这在屠手的组织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，所以，周宣这个对手对于屠手来说，已经变成了一个沉重的课题，要对付这样的对手，显然不是派几个杀手来就能完成的事情，必须得先恢复元气，再精心准备好后续行动计划，否则，即便凶狠如屠手，也不过白白送死而已。

第十五章

败家子仓皇抛售连城宝物，黄金手趁机收购康熙圣旨 / 296

老吴从夹层里抽出圣旨，叹了口气道：“可惜啊，这个圣旨不是完整的。原初的圣旨不只是这一缎黄锦，边上还有轴，最好的是玉轴，次一级的是犀牛黑角，然后是三品官员的贴金轴，四五品官员及其他都是用黑牛角做轴的，而这一幅圣旨的轴，应该就是玉轴。整拜在还没被抄家定罪的时候，身份可是超一品大员，皇帝给的赐赏自然也是最高级别的。当整拜定罪下狱之后，康熙就将他的全部身家都收归国库了，圣旨之类的也都收缴销毁了，只是，这幅圣旨不知是怎么流传下来的，而且收藏手法的确高超，几乎让我都打了眼。”

第十六章

鱼龙混杂真作假时假亦真，学海无涯苦中作乐苦也甜 / 318

这幅圣旨能值这么多钱，让周宣也觉得很意外，不禁有了几分捡漏的喜悦。对玩古董的人来说，拍卖价格是一个兴奋点，但更有价值的却是“玩”古董的这个过程。在古玩界捡漏成功，便如一个学子得到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奖学金或者学位证书一般，是荣耀，是光彩，同样也是名声。譬如老吴吧，他的地位名声就是来自他多年捡漏积攒下来的底子。到了现在，只要他说一件东西是真品，那赝品也能值大钱；他说一件真品是赝品，那真品便一文不值。这便是权威的影响力。

第十七章

为所欲为惹来杀身之祸，权钱交易难逃一朝覆灭 / 338

邦兵得令而去，反身把林国栋推到了靶心上。林岳峰想叫也叫不住，本想嘱咐一下，让林国栋坚持一下，什么都不要说，以便给自己留一条生路，但此时却由不得他了。两名士兵虎视眈眈地盯着他，别说说话，就是他身子动弹一下，都会引起他们的

注意。林岳峰知道，儿子林国栋就是个软骨头。当然，自己也是个软骨头，但自己还知道轻重。要是儿子被吓得就把所有事实都一五一十说出来，儿子和老婆收受的钱款可是他在背后授意和安排的，而且数目特别巨大，一旦这样，他的路就走到头了。

第十八章

太过聪敏反误了卿卿性命，落井下石本就是司空见惯 / 360

这时候林岳峰才想到，自己在位时得罪了不少人，这两年敛财又太疯狂。如果他遇到什么事垮台，落井下石的人肯定有一大把。要查他，只要到他家里一抄，那些他自己都弄不清数目的巨额财产，立刻就会把他出卖。就那些证据，枪毙十次都够了。林岳峰就算比他儿子老练狡猾，但此时又怎么斗得过威风凛凛的李雷？屁股上本来就不干净，像他这样的贪官，基本上就是人走茶凉，在位时有人拍马溜须，倒台后自然树倒猢猻散，落井下石也是司空见惯。

第十九章

推到风口浪尖上魏海河险招迭出，置之死地而后生傅远山非他莫属 / 378

魏海河现在走的就是一场险棋。他调傅远山进入市局暂代局长，那就是要把傅远山推到竞争者当中，推到风口浪尖之上。这着棋有点危险，因为，只要傅远山做不好，那就会把魏海河带进一个泥潭。但魏海河就是要赌这一把，因为他赌的并不是傅远山，而是周宣。他认为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他相信周宣有能力帮助傅远山，让他短时间内就做出好成绩来。这样一来，把成绩摆上桌面，就可以一举堵住各路人马的汹汹之言，市局局长的职位也就非傅远山莫属了。

第一章 船王家族风光背后危机四伏， 争夺财产亲情泯灭杀心顿起

被护送回家以后，玉琪把整件事全部说了出来。玉长河一双眼低垂下来，玉琪说得是合情合理，按照自己对小女儿的了解程度，她没有撒谎。而且她的确没必要撒这样的谎，玉祥的公司现在已经归她管理，她不可能因此还去害玉祥啊。但此事若是真的，那这个儿子就太令他失望了，能对自己的亲妹妹下手，那真是狠到了极点！看来自己平时的偏袒把他给宠坏了，要是自己再把财产分给另外三个兄妹的话，那是不是他要把自己也干掉了？

玉琪是玉金山的侄女，是老板的亲生女儿。玉金山是看着她长大的，所以自小便疼这个侄女，在长河大哥的四个儿女中，玉金山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玉琪，觉得她要比玉长河的两个儿子都要心地好些。

玉琪还真是饿了，那些速食品着实没味道，房间里又闷，待不住人，现在玉二叔也没诘问她，她便当即来到小桌子边坐下，拿了筷子就吃，没有半点客气。

蚌肉本来就on很鲜很好吃，更别说这种深海中的老蚌了。

玉琪吃了一阵，忽然筷子一停，侧头瞧了瞧众人，因为她发现只有她一个人在吃，就有些奇怪。

抬起头来后，玉琪发现桌边的七个人都是瞪大了眼睛盯着她，不禁有些不好意思，停了下来说道：“吃吧吃吧，你们也吃啊，别都只看着我一个人吃！”

其他人自然不是看她吃东西奇怪，而是惊奇她怎么会到船上来的。

到底因为是自己家人，又是老板的女儿，玉二叔呆了呆后，还是想起了要问的话来，“琪琪，你怎么到了船上的？”

玉琪的眼光在这边掠过，周宣没有抬头，但异能是探测着的，玉琪看向他的时候，那种感觉如刺在头皮一般的难受。

玉琪收回了视线，淡淡道：“二叔，我在家太闷了，所以想出海解解闷，又知道你不会答应，要是让我爸知道了，就更不会答应，所以我就在你们上船之前偷偷溜到船上藏了起来。”

玉二叔是何等人？经验老到，玉琪的话虽然让别的人半信半疑，但他却是半点也不信。从玉琪的表情就能看得出，肯定还有其他原因，或许她这话是在替别人掩饰吧。

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女孩子大了就会恋爱，就会有心爱的人，会不会是船上有她喜欢的人，所以她才跟着到了船上？

因为在没有船员到船上时，船舱都是锁起来的，根本不能进到里面，只有船员到了后才有可能藏到船上，但这说明，船上有人跟玉琪一起演了一出戏，现在要了解的就是，谁是那个人呢？而且，找出这个人后，他又要怎么处理呢？

当然，玉金山还得替玉长河考虑，玉家的身份地位摆在那儿，玉长河自己会是什么态度？

考虑了一下，玉金山不动声色地说道：“琪琪，算了算了，吃东西吧，别饿着，船上是有那么些规矩，但只是那么一说，你也算是这条船的老板，当然不用遵守那种规则了。”

玉金山无形中把玉琪闯上船的事给淡化了，确实也是，她是玉长河的女儿，溜到了船上他也不能怎么样，这也不是违法犯了死罪的大过。

再说，这里面还有其他的隐情，只是他不愿在众人面前问出来，不会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

周宣在一边是闷不做声，这玉琪任性地跑出来，虽然现在说的理由把他的责任撇清了，但在老练的玉金山手中，多半还会问出破绽来，玉金山目前平静的样子就不是个好信号。

玉琪看着桌边上放着的小盆子，里面是一盆洗得干干净净的肉，只是显

然不是猪肉之类的，嘴里也吃了不少，很鲜很好吃，也不是鱼吧，吃了这么久，就没有一根刺。

“这是什么肉啊？挺好吃的，闻起来特别香。”

玉琪还是没有说出她藏身在哪一个房间。这是渔船，不像油轮客船有那么多的房间，要藏身也难得多。

想也想得到，船上的人是有一个玉琪的同谋的，玉金山就在考虑着，这个同谋跟玉琪的关系究竟到了什么程度，然后才能决定以什么样的方法处理。

福贵当即说道：“这是蚌，珍珠蚌的肉，我们刚刚从蚌里面取了很多珍珠出来。”

因为玉琪的身份，福贵他们虽然觉得玉琪跑到船上的事很唐突，但也没有太大的问题，都是她们家的产业，主人家想怎么样，那还不是她自己的事？

“嗯，难怪，很好吃。”玉琪点点头回答着。蚌肉，她还确实没吃过，在海鲜店吃过很多种类鱼，像这一类的，只吃过青口，生蚝，可那味跟这珍珠蚌的味道截然不同，所以她感觉不出是什么肉。

听说是蚌肉，玉琪心里也没有什么抗拒的，如果是老鼠肉，或者是什么她比较害怕又讨厌的动物，那确实是不想吃。

船上的人除了周宣跟玉琪认识的时间很短之外，其他人却是很熟，所以惊诧过后，倒是没多久便熟络起来，一起吃喝说笑，倒是忘记了别的事。

吃了一阵后，玉二叔瞄了瞄玉琪，然后装作漫不经心地道：“琪琪，吃饱了就到二叔的房间里睡觉休息，到岸的时候二叔会叫你，跟我进去吧。”

福贵等另外几个人自然不会觉得奇怪，玉二叔跟玉琪是叔侄关系，关心她自然是没有什么奇怪的，而且玉琪又是女孩子，在全是男人的渔船上，当然是要更添几分关心才对。

但周宣却是知道，这是玉金山要询问玉琪，要掏她口风的时候了。

玉琪也吃饱了，看着玉金山的表情，想必也明白一些，当即还是温驯地默不作声地点点头，站起身跟玉金山到船里面。

玉金山又吩咐他们：“你们继续，我安排好琪琪后就来。”

周宣运起异能探测着，看玉琪会怎么样对玉金山解释。

玉金山的房间倒是大得多了，有周宣他们这些船员的房间三倍大，除了

一张单人钢丝床外，还有一些别的用品。

到房间后，玉金山指着床道：“就在床上坐吧，琪琪，我得问你一些话，希望你得老老实实在地回答我。”

玉金山眼神严肃起来，停了停后才问道：“第一件事，我想弄明白，你跟哪个船员上船的？你也别瞒我，没有人帮你，你是不可能藏身到船上的。”

玉金山不愧是老经验，几句话就把问题说明了，而且还把玉琪的后路堵死了，也就是说，她可别再拿什么一个人偷偷溜上船的话来搪塞他。

玉琪确实是那样想的，但玉金山的话一下子就打散了她的念头。

想了想，她就咬牙说道：“二叔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好，我现在就明明白白地把事情完全给你说出来，希望二叔给我出个主意，再替我想想办法。”

玉金山眯起了眼，心想果然是那样，只是自己一时也猜不透船上是哪个人跟玉琪有私情了，福贵福宝，关林老江这几个人都是结过婚的，而且以他们的年龄和自身的气质，那肯定是不足以吸引到玉琪的。

玉金山可是知道自己这个侄女是英伦留学归来的高材生，自小受到的教育已经远超同龄人，一般的人是不可能被她看得上眼的，船上没结婚的单身，只有玉强、福山、胡云这三个人了，首先应该排除胡云吧，这个年轻人是刚刚到东海，算上一次出海。而且听说了，他到这里的第一天就上船了，在海滨市陆地上待的时间还不够两天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肯定是不可能与玉琪有什么关系的。

能跟玉琪到这么亲密的程度，肯定不可能是在短时间里能达到的，而玉强吧，又是玉琪的堂兄，也是可以排除的，剩下地就只有福山了。

福山也是福寿村的本村人，与玉琪也是自小就相识的，不过玉琪从小就喜欢跟聪明、学习好的同学打交道，想来找男朋友更应该是这种标准吧，而福山只读到中学就辍学，成绩差得离谱，本人的素质也上不得台面，这样的一个人，又如何能让眼光高于顶的玉琪青睐呢？

玉金山心如电转，但想来想去也搞不明白，到底是哪个人跟玉琪有关系。

不过玉金山在听到玉琪准备要自己说出来后，也就不再追问，由她自己说更好。

玉琪想起在岸上发生的事，眼圈顿时一红，差点眼泪就要落下来了，但

嘴里却是有些许哽咽。

玉金山却越发相信是那么回事，多半是与船上的某个人关系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，所以玉琪才会有这样的表情。

“琪琪，你慢慢说，有二叔在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，二叔给你做主。”

玉金山沉沉地说着，如果是船上的哪个船员与玉琪有染的话，那一定不能轻饶了，如果这个人是已婚人，那就更不可饶恕了，而他也不敢肯定，与玉琪有染的人就一定是没结婚的。

不过，玉琪哽咽着说出来的话却是让他失措不已。

“二叔，我知道你想问出是什么人带我到船上的，我告诉你，是胡云。不过你可别怪他，不关他的事，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原因。”

玉琪擦了擦眼泪，终是有些忍不住了。一个女孩子，又是像她那样一个富家千金，从小到大就没吃过什么苦头，却遭人绑架杀害，沉尸于海，如果没有胡云救她，那她已经成了一具死尸沉在海底，也许根本就不会被人发现。

玉金山吃了一惊，无论如何他也想不到这个人会是胡云，在心中，他无数次地排除了他，怎么可能呢？胡云不是才刚来到东海几天吗，怎么可能与玉琪发生这样的关系？

要不就是胡云撒了谎，他肯定是很早以前就认识了玉琪，来到船上的原因，就是为了玉琪。

这么一想，玉金山便恍然大悟，应该就是这么回事了。

不过，玉琪又说道：“二叔，我不是像你想的那样，溜到船上来解闷，我是被人绑架了沉到海底的，是胡云救了我，把我藏到船上。如果不是胡云救我，我现在就是海岸边那狼牙礁岸口海底中的尸体了，早给绑上石块塞在麻袋中沉下去，怕是再见不到天日了。”

玉琪说得悲惨，眼泪又忍不住流下来。

玉金山这才真正大吃了一惊，又愣得不知所措，无论怎么想，他也没想到玉琪说出来的话是这样的意思。

好半天才省悟过来，玉金山又赶紧问道：“琪琪，你……你说的都是真的？”

玉琪点点头，然后又把她昨天晚上回家遭到三个人绑架载到海边，给绑上

石块塞进麻袋沉进海中，胡云又冒死救了她，然后偷偷绕过那几个歹徒把她带到船上的事，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

玉金山呆怔不已，这与他想象的情况大相径庭，根本就不是他想的那么一回事。

不过也好，刚刚还在担心着胡云，心想这个年轻人如此的捕鱼本事，要是因为玉琪的原因而毁了，那实在太可惜。胡云虽然本事了得，但玉长河的性格他可是清楚得很，虽然爱才，但对儿女的婚事却极为传统，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门当户对，胡云身份家庭显然与玉琪是不相配的，难得让他会同意这个事情。

不过，现在听玉琪这么一说，心里倒是开朗多了，虽然认识胡云只有几天时间，但着实喜欢他，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有经验的捕鱼人，他的经验和眼力技术，简直是到了超凡入圣的地步。

玉琪抽泣了一阵，然后又把周宣给她的手机拿了出来，说道：“二叔，你听听这个，是胡云在救我之前录下的那几个歹徒跟我地对话，我也弄不明白他们说的是真是假。”

因为对话内容里面涉及到她的二哥玉祥，玉琪不敢肯定到底是不是她二哥做下的这件事，如果是，那就太令她伤心了。她无法相信，从小相亲相爱的亲哥哥会要害她。

玉琪把手机录音调出来，对玉金山播放着，玉金山越听越诧异，到后来更是张嘴合不拢，根本就不敢相信。

怔了半晌，玉金山才道：“怎么会呢，你二哥自小就疼你，再说了，你跟他又没有什么切身利益关系，又怎么可能去害你呢？要说的话……要是他对你大哥玉瑞，或者是你姐夫成光做这样的事，还能勉强想得过去，但是对你的话，那怎么可能呢？”

听到二叔说到利益关系，玉琪沉吟着犹豫道：“二叔，你说到那个利益关系，也许有，但不知道会不会与这个有关。”

说着，玉琪吞吞吐吐地把老爸玉长河解除二哥玉祥的公司职务，然后让她接管的事说了出来。

玉金山脸色一白，呆怔了半天，然后默不作声，好半天才闷声说道：“这

是真的？是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就是昨天中午。一早就听到省里的黄叔叔给我爸打电话，说是上头要进行全国性的扫黄打非活动，而我们东海，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二哥手里的字号。如果他只是黄赌也还罢了，听黄叔叔说，有关部门还掌握到了我二哥贩毒的证据！我爸当时就问我，可不可以管好几个公司，我那时并不知道爸是要我管理二哥的公司，要是知道，当时我就不那样回答了。”

玉金山更是吃惊，玉祥贩毒，这个可是太令他意外了，不过按玉琪这样说来，对玉长河的处理，那倒是不奇怪了。

玉长河很传统，最讲究的就是嫡传，所以对儿子很是护短，这也间接助长了两个儿子的嚣张和犯下更多的错误。

现在，让玉琪管理玉祥的公司，应该并不是抛弃玉祥，而是不得不这样办。

如果不把玉祥撤下来想另外的办法，那几个公司或许就毁在了他手中，可能结果就更加严重，只是玉长河没把这事实的严重性告诉玉祥，而玉祥以为玉长河是为了妹妹玉琪而放弃了他，所以才动了杀心。

不过不论怎么想，玉祥对亲妹妹动了杀心，这样的事是不可原谅的。

倒是不知道现在玉琪的事有没有扩散开，如果报警了，那就不好处理了，如果没报警，不知玉长河会怎样处理？会不会放玉祥一马？这个说不准，毕竟玉祥是他的亲生儿子。

玉金山怔了一阵，然后又瞧着玉琪，玉琪的表情还是很迷茫，就是不相信背后害她的人是二哥玉祥，但玉金山是局外人，想得就明白得多，按照玉琪说的情况，再加上手机录音的内容，可以百分之九十九确定，就是玉祥干的。

想也想得到，那三名歹徒对付玉琪一个孤身女孩子，不可能会有什么顾忌，没必要说假话，因为周围荒郊野外，并没有别人会听到。而且，他们后来又在她的麻袋里塞进大石块才把她沉入大海，那就是毁尸灭迹了。

玉金山寻思了一阵，然后眼神一凛，低声道：“琪琪，你别声张，这事等我先问一下你爸，看你们家里现在是什么情况，然后再决定好吗？”

玉琪擦了擦眼泪，然后低低地道：“二叔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我现在

也没有别的办法，不过二叔，能不能嘱咐我爸，别让二哥先知道？”

玉金山明白玉琪的意思，当即伸手轻轻拍拍玉琪的肩头，沉声说道：“琪琪，你放心，别的不能说，但你的安全二叔可以保证，有二叔在，你就一定没有事。”

与岸边的距离只有两个小时的海程了，其间玉金山用船上的载波电话给玉长河打了一个电话，这个电话通了整整一个小时。

周宣还在甲板上吃喝，听到了玉琪给玉二叔的解释，也就不担心了。玉二叔现在对他可以说是再没有成见了，不用担心玉二叔会怪他与玉琪有关系，说白了，自己可还是玉琪的救命恩人。

当然，周宣也不想玉家能回报他，只是希望能在這條船上安身就好，不过现在看来，这个问题不大。玉家马上就会陷入家庭纷争中，估计也没有工夫来理他的事。

与岸边港口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候，远远的已经能看见岸边一条线的黑影。

周宣忽然探测到海水下面有鱼群，但是量不是太大，而这一带的深度又只有三四十米，算是浅海，地势也比较平坦。

现在是午时，太阳最猛的时候，虽然是入春的三月份，但海水此时的温度也回暖得多，有鱼群游到温暖的浅水中也不奇怪。

周宣又仔细探测了一下，然后在船舷边装作看了看水，这才到船舱中找到玉金山，说道：“玉二叔，现在的这个区域有不少鱼，不过数量应该没有之前打捞过的那么多，一网也许有七八千斤吧，要不要打这一网？”

玉金山正在安慰玉琪，听了周宣的话，怔了怔，随即才想起来，他们这是渔船，是出海打鱼的，又记起周宣的本事来，想了想就站起身说道：“打，要通知吴德虎吗？”

玉金山的意思是想问一下周宣，鱼群的范围广不广，需不需要让吴德虎他们也撒网，一网能打到七八千斤，那对现在的他们来说，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，算得上丰收的数量，只是比起周宣之前的几网来说，那数量就明显少了一大截。

而且现在他们是在海面上，玉琪的事并不急在这一时，他也已经跟玉长